

荷云小筑

郭琨根

在水库尾子的山冲里，小筑被一篱环拥，一湾清溪绕篱过，四季往复，哗啦淙淙。

小筑东边有三株老高的枫树。自春夏新叶浓荫，晚秋红透半个村庄。冬天，枯落的枫叶纷纷扬扬，好多随着河水凌波微步而去。冬去春来，碧叶初发，枫毛坨洒落方圆百十步地，拾了又落，落了又捡，那是上好的熏茶烘料。

小筑西厢有一间柴火厨房，连着可摆两桌的餐厅，都是依着母亲生前锅碗瓢盆摆式而设，只添了新式抽油烟机和直筒烟囱。以前青瓦房通风透气，煮饭菜时柴烟绕过梁间从瓦片里透出去，屋顶荡起袅袅炊烟，像水库水面泛起的轻雾。

篱墙是用水竹竿扎成的。将水竹竿涂上桐油晒几个猛日头，桐油香味浓郁，光溜溜透着古意。然后将它扎成“从”形栅栏，疏密有致。邻居说我像父亲一样执古，山里竹木多的是，朽了换新就是。我只是点头回笑。乡话憨直，拨我心弦。原来父亲没走，就在我的一举一动里再现。真心希望我的儿女能够常回小筑打打转，这是寄托了我太多乡情、能让我灵魂得以归依的“老家新居”。邻里笑我儿女干活的样子也像我，那显见“耕读传家”有了传承。

竹篱内侧，有一溜卵石花池。下河捡卵石时，清澈的河水灌洗双足，像妈妈双手轻揉轻搓，万般宠溺。花池是我亲手砌的，还勾了缝，看上去笨拙，却很自然。我又拖来祖辈辈浇过的菜土填满，种上金银花藤，当年院墙便爬满青翠的花藤，远望，形如绿纱舒卷，灵动优美。

院门上首，挂着自题的“荷云小筑”松木匾。“荷云”者，可多解。小筑在县邑的西部，正是丘岗与山地交接处，山势相对较高，酷有擎云之勢。一个“筑”字，说明自己亲力亲为，取材以木料较多。

有了院子，我将先民曾经行走了百几十年，被今人无情废弃的溜石板收拢，铺在院内空坪上。太阳光一照，满院生辉。又在院坪西边辟几块条形菜地，挖一方水塘。塘角堆土为堰，种上荷藕，每年盼着她绿意盎然，待荷花开时，风摇荷动，惬意陶然。

小筑简陋，添置家什全凭心意，见到喜欢的就淘。上了年岁，房子住得适宜就行，不在意高大奢华，只在乎身心康宁。

不过书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自珍自藏的外，又经常新添。书到用时方恨少。大凡手头有几文碎银，就淘书淘画。特喜爱金石印章，钟爱那种璞玉无华琢而成器的质感。也有同道文友相赠的书。这些日积月累的“宝贝”，我自是不忘带回小筑的。好像只有把一切喜欢的东西，带回到能安放心灵的地方，它才实实在在属于自己。

我嗜书如命，且爱在书上标记，故不敢借书，只得自购。

有时读书遇到疑难，检索不得，寝食难安，穷思不得其解，就到外边走一走。在草绿裙腰般的山径间行走，在山灵水秀的“熏染”下，忽来某些感悟，使得茅塞顿开。

看书倦了，复作农夫，掮一柄轻锄，持一把柴刀，可挖可砍可拄可坐。去山间地头寻寻觅觅，屡有所获。

我一介布衣，靠自给自足。在方塘里撒入鱼苗，在屋后山头围几亩山地，拉上铁网圈地为园，栽一些果树，依着节气埯瓜点豆，移苗扦秧。假以时日，瓜藤果树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天天瞧见，自是欢喜，满满的成就感。再喂两只犬，看家护院，伴游山泽。闲暇时择果尝鲜，口福有加。若三五胜友来访，大家伙开干，炒几盘土菜，本色本味，斟几壶米酒，酣畅淋漓。

秋夜，“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到了连日大雪，天地皆白，透着清心涤肺的灵气，白色是最美的色彩呢。雪夜里围着炭火，加入自备的木柴，或一把枫毛坨，任火焰毕剥，枫香松香杉木香，随之氤氲。

小筑不大，陋室数间，砖混平房，一层带人字顶。东南西三面有宽宽的檐廊，内外木材用本地杉松原木，透着久违了自少闻惯了的木香味儿。加上书香味，阳光味，还有无穷无尽的山川气息，羼杂互融，令人陶醉。

筑荷云小筑，栖我半生漂泊之身，抒我绵绵思乡之情，寄我闲云野鹤之趣。“爱居爱处，爱笑爱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亦乐乎？

平口，我心灵的渡口

肖凌之



安化县平口镇。

通讯员 摄

掐指一算，离开平口镇居然有24年了，但我依然对这片土地心心念念。她俨然成了我心灵的一个渡口。通过这个渡口，我总能吸取一种力量，收获一种惊喜，看到一种希望。

1998年，我就与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本是资江中游的一个渡口小镇，名叫平口，但完整意义的平地并不多，四周不是高山就是丘陵台地，只是地理方位十分独特，藏于雪峰山脉北段福山和寿山对峙处的山麓，处在柘溪水库的岸边，属益阳市的安化县管辖，是安化县、新化县和溆浦县三个县的交界地。

曾经，平口人要走出这片天地，要把外地的人财物引进来，把本地的物资运出去，主要是依托镇边的这个渡口。于是乎，“渡”在平口人的心中分量很重。

要不是20世纪90年代末湖南省委实施对国家级贫困县开展支教帮扶的举措，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平口这个地名和平口的这个渡口，也不知道她是国家级贫困县安化县的一个乡镇，更不会来到这个虽是湘中腹地，想起来应该不远走起来却极不便利的地方。

那是1998年的金秋，我被委任为安化县委副书记和省直驻安化支教组组长，领着从长沙、湘潭、益阳赶到安化县城集合的省支教队员，在县委、县政府和县教育局负责人的护送下，租一艘时速20公里却号称是快速直达的船只，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航行，我们便第一次来到了平口的这个渡口。

乡镇领导领着当地群众和师生代表数十人，已在码头等候着我们的到来。先是少先队员代表给我和我的队员系红领巾，行举手礼，然后由少先队员们击鼓吹号在前引领，迎接的人群在后面鼓掌和簇拥，一直把我们从码头接到了镇政府。

我当着平口人的面，嘱咐我的队员：我们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和光荣，我们要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视平口为故乡，把平口人当亲人，当像平口那个渡口一样，尽职尽责，默默无闻，“渡”平口的教育向前进。

那渡口依然在，只是不再是出入的要塞，水库不再将平口分割成几块，而是三桥飞架在岸这边和岸那边，传统的铁路和曾经的简易陆路也已

提质升级，两条高速公路穿越境内，尤其是呼北高速资江大桥横卧于水库上空，大桥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从高速一出口便可直达平口镇的街旁。从平口到县城，再不要翻山越岭和绕来绕去，一条高速跨桥、钻山、穿洞，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到省城长沙也就两个多小时。平口真正地连上了神州大地。

城镇还是那个城镇，只是那些陈旧的设施早已改朝换代，街道变多变宽广整洁了，规模犹如小县城。镇里还建起了万人文化广场、乡贤会馆和一条诗墙走廊，书法协会、民乐协会、楹联诗社、梅山诗社等文化群团的各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河那边的村落不再是破旧、寒碜，而是靓丽的农庄和村寨，河这边不再是简单的镇政府所在地，而是名副其实的柘溪水库商贸物流中心和安化县的边贸重镇。高速公路桥、县道桥、乡道桥，错落有致地将这边的城和那边的乡连成了一体。

乡村都有了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在老友的引领下，这次我来到了挂在库区山腰的兴果村。那里的坡前岭后、宅边村旁，只见柰李、橘子、柚子等几十种果树，郁郁葱葱，这个村便是地道的果业特色村。不仅如此，这里居然还飘洒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进村的公路沿线“百佳水井记”“洛滩”“一江碧水”等石刻不时地映入眼帘；村部除了有文化体育设施与场地，还建起了书画艺术课堂、楹联文化走廊与诗词文化墙；家家户户挂起了木刻楹联，每副楹联都表达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兴果村回镇，当我再一次登上那熟悉的渡口，站在那里，抚今追昔，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这世上，真的没有什么奇迹不会发生，只要想方设法、思路洞开，只要永运思变、永远向上，只要积极进取、勤劳努力，只要精打细算、尽心尽力，穷乡僻壤也会变成名山胜川，不毛之地也会变成鱼米之乡。

从平口的这个渡口及其平口的整个发展与变化中，我读出了一种满满的振奋。

汉诗新韵

红土地

(外一首)

瘦马

收纳了吉祥的福音和深邃的光耀
这一片红土地

水性的生命流动着蓬勃
骨感的石头耸立着高傲

韶乐氤氲，红霞万朵
从韶山冲里升起的太阳

照彻五洲四海

乌石、白石

充满色彩的石头，抓住了闪电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阳光锻打的岁月，红土地上

歌声如潮

这一片土地上

红是热血

白是骄傲

黑是仰天的长啸

深色的底蕴老百姓用心打造

红土地是一张脸

时间在丈量

脸上的纹路

只要我们初心不改，奋斗不懈

它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七月，在晓霞山烈士陵园

这竹林环抱的山坡

红土地(组诗)

一座座花岗岩碑石，将一个个悲壮故事

刻入骨中，竹海林涛

拥抱着一个个英魂

他们像鲜红的晚霞

燃烧在人民的心空

远来的风，抱着一朵朵云哭泣

每一片竹叶，都是噙着泪珠的眼睛

山上的中林寺，传来诵经的声音

英烈的故事，就像寺庙的钟声

在山林中，在我们的心里

久久地回旋

环绕着晚霞山盘旋而上的道路

传递着山上山下的传奇

我们将一个个梦想告诸英灵

我们又怀着先烈们奋斗的初心

走向四面八方

共赴伟大民族的复兴路

阳光透过栅栏

(外一首)

芦坡

有一束阳光透过

黑色的铁栅栏，照在白色油漆

底板的馆牌上，爱新觉罗氏的

黑色题字显得有些沉重

青砖砌成的欧式建筑

稳重有余，总不比中式的

卯榫结构精巧而具灵魂

时空穿越的大同

那陕甘宁边区树权上站岗的哨兵

华北平原互通交叉的地道

与精准打击的无人机、威力巨大的钻地弹

同是祖国的尖兵，坚不可摧

那开荒播种锄草收获的生产四部曲

农忙时节忙双抢忙送公粮的打稻机和独轮

车的吱鸣

与收割机的轰鸣，高铁的呼啸

同是欢快的音符，悦耳动听

那蓝色油墨印制的特等劳动英雄奖状

六十年前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

与辽宁号航母挺进深蓝、北斗导航全球组网

同是前进的印迹，铭刻青史

那嘉陵山上熠熠生辉的延安宝塔

开国大典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

宣告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同是精神的辉煌，闪耀寰球



古村新貌

从湘江支流捞刀河入江喇叭口，溯流向东扭几道弯，坐落着一个古村——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山青水秀，古意融融，这是以书香盈村、耕读传世而闻名遐迩的博士村。

村民大多是罗姓，据罗氏族谱记载，后唐同光二年（924），始祖瑜宗公原籍江西宜春至永州令，因避战乱携家眷迁徙于此歇脚，将手杖插入黑土，翌年手杖生根发芽，周围秧苗青青，瑜宗大喜，以此为安家扎根之吉兆，希冀来年眼前满目秧田，五谷丰登，遂名“秧田”。他率领族人晨兴夜寐，筚路蓝缕，勤文习武，开荒拓土，仓库充盈，富甲一方，子孙繁衍昌盛，人才辈出。

一条玉带似的捞刀河环抱古村，清凌凌的河水倒映着几座残破的桥墩，映照着岁月的沧桑。传说后唐时期，这里是平江至长沙的车马官道，湍急凶险的河面阻隔了商旅车马，村民众筹建了佛延渡口，一位银须飘飘的老人兀兀穷年摆渡一生，终老在渡船上。众乡邻聚而焚香烧纸祈祷老人升天成仙。俄尔，一大群白鹤翩然而至绕着老人哀鸣不绝，老人化作了一座石墩木桥，遂称佛延桥。沧海桑田，佛延桥几经兴废，但佛延老人大义行善的美德像残桥下的一汪碧水流淌千年。

古桥西边百十步有一口老龙井，元末年间天大旱，春夏不雨，河塘见底。罗氏三位长者日夜掘井均未见一丝水花，后在老渡口挖到一人多深处忽现两块酷似龙头的巨石，几人将“龙头”抬起，一股清泉喷涌而出。龙井甘冽清澈，几百个春秋从未干涸。井旁一棵古樟郁郁葱葱，像一把擎天华盖护佑着古井，相依相偎。

古村小巷曲径通幽，不管从哪条巷子七拐八弯都是通向老槽门，这座古建筑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7年），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高大恢弘。凡族人喜事，均在槽门前举行盛典敬慰祖先。罗升定先生文武双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追随谭嗣同支持戊戌变法，后遭清廷镇压血染槽门。驻足凝视圆柱上的楹联“神奇门第维新鉴古彰显祖先历史，大美秧田强族崇文精培后辈英才”，浮想联翩，似乎感受到了秧田人自古以来崇尚正义、爱国忠勇的豪侠之气。</p